

東坡集卷之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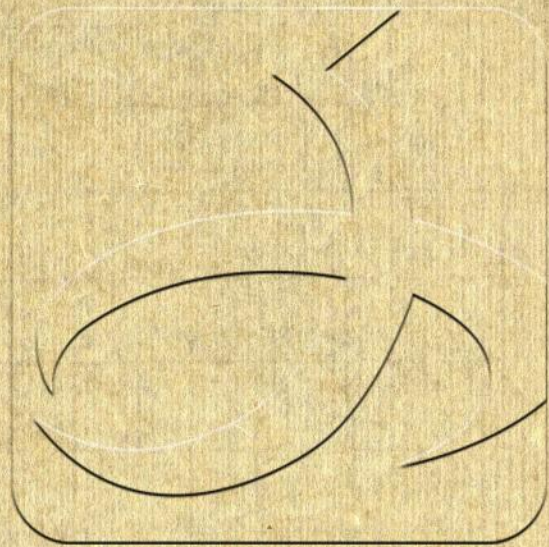
題跋 琴碁雜器

雜書琴事 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  
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  
不容指而絃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  
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  
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者最佳余以此荅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詩矣退之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噴歸家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末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實故絲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達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知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指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指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醲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醲釋同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醲之愉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訪予攜精筆  
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  
皆琴事

雜書琴曲

贈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音孝武帝大元中瑯琊王軻之家  
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來久矣

前溪歌

前溪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後人衍其  
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筆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  
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懣歌

東坡集卷之六  
中  
懊懣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褒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絲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杯柈舞

杯柈舞手接杯柈反覆之漢世惟有柈舞而晉加之以杯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

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紵琴白紵卽白緒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旣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詞作閨怨云  
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

東坡集卷六十一  
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織趣南風未解幽愠低雲鬢眉峯歛暈嬌和  
恨此曲竒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 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生之銘空同  
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  
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寶一琴無銘  
無識不知其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  
待其琴而後和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手彈琴而  
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真同者矣本覺法真禪師  
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  
琴工有能不謀而同三令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  
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人賦詩皆歌  
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琴詩囑余書之以贈焉元  
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東坡集卷六  
書林道人論琴碁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碁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之知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船泊吳江夢長老仲殊抱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日度數形各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論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未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歌驚嘆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蚶紋爲古進叔所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蚶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斑斑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符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黃州古編鐘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鐘云得之耕者發其



東坡集卷六十一  
地獲四鐘斲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羯鼓棬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罇形製

周禮有金罇國語有罇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之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清響如雷良久乃已記者既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使古器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書李崑老碁

南嶽李崑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崑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崑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賈祐論真王

東坡集卷之六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子言今世真玉至少雖  
金鐵不可近須沙展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  
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  
知其信否

論漆

漆畏蠬予嘗使工作漆器工以蒸餅潔手而食之宛轉如中毒狀  
亟以蠬食之乃甦墨入漆取善然以少蠬黃敗之乃可不爾卽堅  
頑不可用也

題雲安下崑

以下俱  
游行

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院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  
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書游靈化洞

子始與曾元恕入靈化洞追于日暮而元恕又畏其險故不果盡  
而還及此與呂穆仲游穆仲真發過我遂相與至昔人之所未至  
而驚世詭異之觀有不可勝談者余欲疏其一二以告來者又恐  
爲造物者所愠後有勇往如吾二人至吾之所至當自知之

記公擇天柱分桃

李公擇與客游天柱寺還過司命祠下道傍見一桃爛熟可愛當

往來之衝而不爲人之所得疑其爲真靈之瑞分食之則不足衆以與公擇公擇不可時蘇徐二客皆有老母七十餘公擇使二客分之歸遺其母人人滿意過於食桃此事不可不識也

書遊垂虹亭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從吾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星坐客歡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年七年爾子野孝叔令舉皆爲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駕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也元豐四年十月二十日黃州臨臯書

記樊山

自余所居臨臯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爲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上爲盧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掩師請所之仲謀欲往盧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掩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卽位壇九曲亭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如人垂

東坡集卷六十一  
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歿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見老母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予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 記赤壁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鵲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 記漢講堂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一之古無復前此

書劉夢得詩記羅浮半夜見日事

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

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冲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間吏蔡少霞書

記羅浮異境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觀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入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記與安節飲

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不遠千里來省飲酒樂甚使作黃鐘梁州仍令小童快舞一曲醉後書此以識一時之事

記游定惠院

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 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師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予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性瘦韌筋脉呈露如老人項頸花白而圓如大珠纍纍香色皆不凡此木不爲人所

東坡集卷之六  
喜稍稍伐去以予故亦得不伐既飲往憩於尚氏之第尚氏亦市  
井人也而居處修潔如吳越間入竹林花圃皆可喜醉臥小板閣  
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氏琴作悲風曉月錚錚然意非人間  
也晚乃步出城東鬻大木盆意者謂可以注清泉淪瓜李遂黃緣  
小溝入何氏韓氏竹園時何氏方作堂竹間既闢地矣遂置酒竹  
陰下有劉唐年主簿者餽油煎餌其名爲甚酥味極美客尚欲飲  
而予忽興盡乃徑歸道過何氏小圃乞其藜榻移種雪堂之西坐  
客徐君得之將適閩中以後會未可期請予記之爲異日拊掌時  
參寥獨不飲以棗湯代之

題連公壁

俗語云強將下無弱兵真可信吾觀安國連公之子孫無一不好  
事者此寺當日盛矣

書贈何聖可

歲云暮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室燈火青熒輒於此間得小佳趣今  
分一半寄與黃岡何聖可若欲同享須擇佳客若非其人當立遣  
人去追索也

書雪

黃州今年大雪盈尺吾方種麥東坡得此固我所喜但舍外無薪

米者亦爲之耿耿不寐悲夫

書田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時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耶

書蜀公約鄰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簑衣翦笠放浪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若人久放放不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墜恐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書浮玉買田

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

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坐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乃還爾後遂相往來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有移臨汝念將復去此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

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再書贈王文甫

昨日大風欲去而不可今日無風可去而我意欲留文甫欲我去者當使風水與我意會如此便當作留客過歲準備也

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

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禪師脫屣當世雲棲海上謂不復見記乃爾拳拳耶撫卷太息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迹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之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



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  
平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慧日  
院大雨中書

泗岸喜題

謫居黃州五年今日離泗州北行岸上聞驟馱鐸聲空籠意亦欣  
然蓋不聞此聲久矣韓退之詩云照壁喜見蝸此語真不虛也然  
吾方上書求居常州豈魚鳥之性終安於江湖耶元豐八年正月  
四日書

書遺蔡九元

僕閒居六年復出從仕自六月被命今始至淮上大風三日不得  
渡故人蔡九元來船中相別九元眷眷不忍歸而僕遲回不發意  
甚願來日復風坐客皆云東坡赴官之意殆似小兒遷延避學愛  
其語切類故書之以遺九元為他日歸休一笑

蓬萊閣記所見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  
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

書魯直浴室題名後

併魯直題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以來六祖師人物皆絕妙其山川花

木毛羽衣孟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日  
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區而湮伏  
不聞者數十年晚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繫於世道興衰亦  
有數如此等井泉甘寒汶師常不落第二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  
簞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故予過門必稅駕焉元祐三年魯  
直題後五百歲浴室丘墟六祖變滅蘇范黃陳盡爲鬼錄而此書  
獨存當有來者會予此心拊掌一笑是月十五日戊子子瞻書

書請郡

今年吾當請廣陵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請  
梓州泝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果於眉以須子  
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書贈柳仲矩

柳十九仲矩自其城來持太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  
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十七日

杭州題名

元祐四年十月十七日與曹晦之鬼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  
同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又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北山此間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  
乎再至惘然皆晚生相對但有愴恨不瞻書

題損之故居

元祐四年十月七日始來損之故居周覽遺迹陶元亮云嗟歲月  
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若人猶爾況吾儕乎軾書

書贈王元直

王箴字元直小名三老翁小字惇叔

元祐四年十月十八日夜與王元直飲酒掇薺菜食之甚美頗憶  
蜀中巢菜悵然久之

又

王十六見惠拍板兩聯意謂僕有歌人不知初無有也然亦有用  
當陪傳大士唱金剛經頌耳元祐四年十一月四日二鼓

又

元祐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雨微雪予以寒疾在告危坐至夜  
與王元直飲薑蜜酒一杯醺然徑醉親執鎗匕作薺青鰕羹食之  
甚美他日歸鄉勿忘此味也

題萬松嶺惠明院壁

予去此十七年復與彭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

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予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書贈張臨溪

吾友張希元有異材使其登時遇合當以功名聞不幸早世其命矣夫元祐七年九月二日行臨溪道中見其子堂來令茲邑問以民事家風凜然希元爲不亡矣勉之勉之豈常棲枳棘間乎東坡居士書

書贈楊子微

故人楊濟甫之子明字子微不遠數千里來見僕與子由會子由有汝海之行僕亦遷嶺表子微追及僕於陳留留連不忍去欲作濟甫書行役倦甚不果可持是示濟甫此卽書也何必更作子微篤學有文自言知數術云僕必不死嶺表若斯言有徵當爲寫道德經相償此紙所以志也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新英州守蘇軾書

題虔州祥符宮乞籤

冲妙先生李君思聰所製觀妙法像軾以憂患之餘稽首洗心皈命真寂自惟塵緣深重恐此志不遂敢以籤卜得真君第二籤云

東坡集卷六十一  
平生常無患見善其何樂執心既堅固自勵勤修學敬再拜受教  
書莊子養生生一篇致自勵之意敢有廢墜直聖極之紹聖元年  
八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南遷至虔與王崑翁同謁祥符宮拜九  
天採訪使者堂下觀觀妙法像實聞此言

題廣州清遠峽山寺

軾與幼子過同游峽山寺徘徊登覽想見長老壽公之高致但恨  
溪水太峻當少留之若於淙碧軒之北作一小閘瀦爲澄潭使人  
過聞上雷吼雪濺爲往來之奇觀若夏秋水暴自可爲啟閉之節  
用陰陽家說寺當少富云紹聖元年九月十三日

題壽聖寺

蜀人蘇軾子瞻南遷幼子過同游壽聖寺遇隱者石君汝礪器之  
話羅浮之勝至暮乃去

書卓錫泉

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  
澀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水之甘於井也審矣今來嶺外自  
楊子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  
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益勝今游羅浮酌泰禪師  
錫杖泉則清遠峽水又在其下矣嶺外唯惠人喜鬪茶此水不虛

出也紹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書

書天慶觀壁

東坡飲酒此室進士許毅甫自五羊來邂逅一杯而別

題羅浮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東坡公遷于惠州艤舟泊頭鎮明晨肩輿十五里至羅浮山入延祥寶積寺禮天竺瑞像飲梁僧景泰禪師卓錫泉品其味出江水上遠甚東三里至長壽觀又東北三里至冲虛觀觀有葛稚川丹竈登朱仙者朝斗壇觀壇上所獲銅龍六魚一壇北有洞曰朱明榛莽不可入水出洞中鏘鳴如琴筑水中皆菖蒲生石上道士鄧守安李道玄有道者也訪之適出坐遣旌軒望麻姑峯方飲酒進士許毅來遊呼與飲既醉還宿寶積中閣夜大風山燒壯甚有聲晨粥已還舟憇花光寺從游者幼子過巡檢史珏寶積長老齊德延祥長老紹冲冲虛道士陳熙明山中可游而未暇者明福宮石樓黃龍洞期以明年三月復來

記游白水崑

紹聖元年十二月與幼子過游白水山佛跡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以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縋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涯有巨人

跡數十所謂佛跡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俛仰度數谷至江上月出繫柂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之鼓矣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頽然不復能寐書以仿過

記與舟師夜坐

紹聖二年正月初五日與成都舟關黎夜坐飢甚家人煮雞腸菜羹甚美緣是與舟談不二法舟請記之其語則不可記非不可記蓋不暇記也

題白水山

紹聖二年三月四日詹使君邀予遊白水山佛迹寺浴于湯泉風于懸瀑之下登中嶺望瀑所從出出山肩輿節行觀山且與客語晚休于荔浦之上曳杖竹陰之下時荔子纍纍如芡實矣父老指以告予曰是可食公能携酒復來意欣然許之同游者柯常林抃王原賴仙芝詹使君名範予蓋蘇軾也

題嘉祐寺壁

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軾始至惠州寓居嘉祐寺松風亭杖屨所及雞犬皆相識明年三月遷于合江之行館得江樓廊徹之觀而失幽深窈窕之趣未見所欣戚也嶠南嶺北亦何以異此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記游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不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  
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如何得是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麼歇不  
得處由是心若掛鈎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兩陣相接鼓聲  
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恁麼時也不妨就歇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  
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駁月星皆現魁杓明  
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東坡居士蘇軾書

題嶺禪院

紹聖三年八月六日夜風雨旦視院東南有巨人跡五是月九日  
蘇軾與男過來觀

題合江樓

青天孤月故是人間一快而或者乃云不如微雲點綴乃是居心  
不淨者常欲滓穢太清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接几席之上而有  
葵苔敗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者奔避不暇豈無  
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紹聖二年九月五日  
名容安亭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亭以名之  
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

書北極靈籤

東坡居士遷于海南憂患不已戊寅九月晦游天慶觀謁北極真  
聖探靈籤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詞曰道以信爲合法以智爲  
先二者不相離壽命已得延覽之悚然若有所得敬書而藏之以  
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入者子  
思曰自誠而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守  
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疑法不患不立患  
不活以信合道則道凝以智先法則法活道凝而法活雖度世可  
也況乃延壽命乎

書筮

戊寅九月十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  
之內三爻初六變爲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爲  
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益之六二  
變爲家人其繇曰益之用凶事有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家人之  
繇曰家人利女貞又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吾考此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書謗

吾昔謫居黃州曾子固居憂臨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  
化去如李賀長吉死時事以上帝召也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  
人蒲宗孟且有嘆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  
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言之今日有從廣州來者云太守何述  
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去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  
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宮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  
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日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  
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書海南風土

嶺南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爲甚夏秋之交物無不腐壞者  
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頗有老人年百餘歲者往往而是八  
九十者不論也乃知壽夭無定習而安之則冰蠶火鼠皆可以生  
吾嘗湛然無思寓此覺於物表使折膠之寒無所施其冽流金之  
暑無所措其毒百餘歲豈足道哉彼愚老人者初不知此如蠶鼠  
生於其中兀然受之而已一呼之溫一吸之涼相續無有間斷雖  
長生可也莊子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隙人則顧塞其竇豈不然哉  
九月二十七日秋霖雨不止顧視幃帳有白蟻升餘皆已腐爛感

嘆不已信手書時戊寅歲也

書上元夜游

已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日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西城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過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書城北放魚

儋耳魚者漁于城南之陂得鯽二十一尾求售於東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買放之乃以木盎養魚昇至城北淪江之陰吳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時吳氏館客陳宗道爲舉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因緣說法念佛以度是魚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南無寶勝如來爾時宗道說法念佛已其魚皆隨波赴谷衆會歡喜作禮而退會者六人吳氏之老劉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陽王介石溫陵王懿許琦昇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書

書贈劉浙僧

到杭一游龍井謁辯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  
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星院竹極偉其傍智  
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特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  
總師之遺迹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峯塔一上五里上  
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元符二年五月十  
六日東坡居士書

書合浦舟行

予自海康適合浦遭連日大雨橋梁盡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  
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以西皆漲水無復橋舩或勸乘艇  
舟並海卽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疎星滿  
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過子  
在傍鼾睡呼不應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世未有本撫之而嘆  
曰天未喪斯文吾輩必濟已而果然

題廉州清樂軒

浮屠不三宿桑下東坡蓋三宿此矣去後仲修使君當復念我耶  
庚辰八月二十四日題

書臨臯亭

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漱重門洞開林

東坡集卷六十一  
巒全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慙愧慙愧

### 夢南軒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歷蔬園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方運土塞小池土中得兩蘆葍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云坐於南軒對脩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延祥寺西北有兩峰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爲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爲黃龍洞此地卽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爲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爲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爲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爲臨賞之樂警急則爲遁逃之所其計窘矣

### 名西閣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各思之未有佳者蔡廓謨之子

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似公家不知可否

書贈古氏

古氏南坡脩竹數千竿大者皆七寸圍盛夏不見日蟬鳴鳥呼有山谷氣象竹林之西又有隙地數畝種桃李雜花今年秋冬當作三間一龜頭取雪堂規模東蔭脩竹西眺江山若果成此遂為一郡之嘉觀也

東坡集卷之六十九

雜記 人物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仁祖盛德

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爾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祖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真宗信李沆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沒蓋

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問蘇子容曰宰相沒二十餘年使人生  
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無心故耳軾因贊其語且言陳執  
中俗吏耳特至公猶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以無  
心耶時元祐三年與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  
父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卽召赴  
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卽除  
西京番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  
晚節有心疾亦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

英宗惜臣子

英宗皇帝郊祀習儀尚書省賜百官酒食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  
御史前劾失儀已賜赦韓丞相琦以聞帝曰已放罪琦奏故事失  
儀不以赦原帝曰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食得過難施面  
目矣卒赦之帝愛惜臣子欲曲全其名節者如此士當何以爲報  
臣軾聞之於歐陽文忠公修云

神宗惡告訐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劫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  
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乙爲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  
其功吏以爲法禁行匿名書而賊以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

東坡志林卷之六  
二  
當流爲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爲開封尹上殿論賊可滅死而  
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訐之風不可長乃杖而  
免之子容以爲賊許不干已者告捕而彼失者匿名本不足深過  
然先帝猶恐長告訐之風此可爲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  
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許告捕者此當時小  
人所爲非先帝本意時范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 永洛事

張舜民言永洛之役李舜舉徐禧李稷皆在圍中上以手詔賜西  
人若能全吏士當盡復侵地詔未至而舜舉等已死聖主可謂重  
一士而輕千里矣惜此等不被其賜也哀哉舜舉中官也將死以  
敗紙半幅書其上云臣舜舉死無所恨但願陛下勿輕此賊付一  
健黠者間走以聞時李稷亦將死書紙後云臣稷干苦萬屈上爲  
一慟然以見二人之賢不肖也

### 彭孫諂李憲

方李憲用事時士大夫或奴事之穆衍孫路至爲執袍帶王中正  
盛時俞克玉令妻執板而歌以侑中正飲若此類不可勝數而彭  
孫本以劫盜招出氣陵公卿韓持國至詣其第出妓飲酒酒酣慢  
持國持國不敢對然嘗爲李憲濯足曰太尉足何其香也憲以足



踏其頭曰奴諂我不太甚乎孫在許下造宅私招逃軍三百人役之予時將乞許覲至郡考其實斬訖乃奏會除潁州而止

范文正諫止朝正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載章獻太后臨朝仁宗欲率百官朝正太后范公力爭乃罷其後軾先君奉詔修太常因革禮求之故府而朝正案牘具在考其始末無諫止之事而有已行之明驗先君質之於文忠公曰文正公實諫而卒不從墓碑誤也當以案牘爲正耳今日偶與客論此事夜歸乃記之

谿洞蠻神事李師中

過太平州見郭祥正言嘗從童惇辟入梅山谿洞中說諭其首領見洞主蘇甘家有神畫像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嚴問之云此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則李公師中誠之也誠之嘗爲提刑權桂府耳吾識誠之知其爲一時豪傑也然小人多異議不知夷獠乃爾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爾

曹瑋知人料事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黼爲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黼曰君相甚貴當爲樞密使然吾昔爲秦州時聞德明歲

使人以羊馬貿易於邊課所獲多少爲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  
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爲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  
輕浮之物適足以驕墮吾民今父以此殺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  
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若德明  
死此子必爲中國患其當君爲樞府之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  
馱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馱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密府元昊  
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去馱之孫爲黃  
門壻故知之

呂公弼招致高麗人

元祐二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爲樞密院禮房檢詳  
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虜帳中見高麗語國主  
向慕中國之意歸而奏之先帝始有招來之意樞密使呂公弼因  
而迎合親書劄子乞招致遂命發運使崔拯遣商人招之天下知  
罪拯而不知罪公弼如誠一蓋不足道也

黃寔言高麗通北虜

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服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侮慢  
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  
見淮南提舉黃寔言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

皆拆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恐北虜有覘者以爲  
真爾由是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益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  
北虜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悞哉今日  
又見三佛齊朝貢者所過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睚眦  
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書之

范景仁定樂上殿

前日見邸報范景仁乞上殿不知其何爲也近得其姪伯祿書云  
景仁上殿爲定大樂也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以功成治  
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便也楊子雲言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  
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一人以景仁觀  
之揚雄之言可謂謬矣

張士遜中孔道輔

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事盡法不阿仁宗稱之有意大用  
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相程琳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  
傳張士遜不喜道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  
人與語久時臺官納劄子猶得於宰相公廳後也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云所  
以致此誰之力也非程公不致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不數日上

殿遂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道輔兗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

感憤得疾死中路元祐三年五月三日聞之蘇子容

杜正獻焚聖語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郡當具所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之翰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府時上每訪其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蔡延慶追服母喪

蔡延慶所生母亡不服爲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臺所彈迺乞追服迺知蠲筐蟬綏不獨成人之喪也是時有朱壽昌其所生三歲捨去長大刺血寫經誓畢生尋訪凡五十年迺得之奉養二年而母亡壽昌至毀焉善人惡人相去迺爾遠耶予謫居於黃而壽昌爲鄂守與予徃還甚熟予爲講梁武幟引者也

王欽若沮李士衡

李士衡之父壹豪恣不法誅死士衡方進用王欽若欲言之而未

有路會真宗論時文弊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上曰何也曰

李士衡父誅死而振爲贈告曰世有顯人上額之士衡以故不大

用

王伯庸知人

余與狄子雅同館北客有以近歲名人墨迹相示者有王伯庸與范希文帖云今將佐除狄張外皆不足用伯庸所謂狄卽先相武襄公張則客省使退夫皆一時名臣亦足以見伯庸之知人也

盛度責錢維演誥詞

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並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追皆權要之子蓋

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聚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

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和

殿廷中時集方論白周種擅議宗廟事蘇子容道此

韓縝酷刑

韓縝爲秦州酷刑少恩以賊殺不辜去官秦人語寧逢乳虎莫逢韓玉汝玉汝縝字也孫臨最滑稽尤善對或謂莫逢韓玉汝當以何對應聲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爲口實

蜀公不與物同盡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眉皆發蒼黑郁然如畫也公平生

虛心養氣數盡形往而氣血不衰故發於外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必不與萬物同盡有不可知者矣

韓狄盛事

韓魏公在中山狄青爲副總管陳薦爲幕客今魏公之子師朴出鎮而青之子詠薦之子厚復踐此職亦異事也

溫公過人

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耳余亦記前輩有詩云怕人知事莫萌心此言皆可終身守之

文忠公相

文忠公嘗語余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如面名動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耳白如面則衆所共見唇不着齒余不敢問公不知其何如也

張安道比孔北海

王鞏云張安道向渠說子瞻比吾孔北海諸葛孔明孔明則吾豈敢北海或似之然不若融之蠢也吾謂北海以忠義氣節冠天下其勢足與曹操相軒輊決非兩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漢室所謂輕於鴻毛者何名爲蠢哉

宰相不學

王介甫先封舒公後改封荆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識者謂宰相不學之過也

夾注轎子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旣而復得爲民借兩軍人肩輿而出曾子固見之曰一隻好夾注轎子闡者爲之絕倒

以利害民

近者余安道孫獻策摧饒州堦器自監權得提舉死焉偶讀太平廣記正元五年李白子伯禽爲嘉興徐浦下場糶鹽官侮慢廟神

以死以此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以樂害民

揚州芍藥爲天下冠蔡延慶爲守始作萬花會用花千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姦民大病之予始至問民疾苦遂首罷之萬花會本洛陽故事而人效之以一笑樂爲窮民之害意洛陽之會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洛守始置驛貢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蔡君謨始加法造小團茶貢之當彥國曰君謨乃爲此耶

史經臣兄弟

東坡集卷六十一  
先友史經臣字彥輔眉山人與先君同舉制策有名蜀中世所知  
沈子凝者其弟也沈才氣絕人而薄於德彥輔才不減沈而篤於  
節義博辯能屬文其思子臺賦最善大畧言漢武晉惠天資相去  
絕遠至其惑則漢武與晉惠無異竟不仕年六十卒無子先君爲  
治喪立其同宗子爲後今爲農夫無聞於人沈亦無子哀哉

徐仲車二反

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  
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贖甚畫地爲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  
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張永徽老健

蜀人張宗諤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澗谷  
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欵曲問  
其所行方罷官歸陽崔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陳輔之不娶

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曰我罪人也東坡日子  
有猶子乎曰有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此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  
賢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此詩意古賢能飽人輔之今爲丹陽南  
郭人



張愍子

黃州故縣張愍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士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盃水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闍黎會得

記徐仲車語

東坡將別乞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皆有才獨稱周公之才有德以將之故耳

子由幼達

子由之達蓋自幼而然方先君與吾篤好書畫每有所獲真以爲樂唯子由觀之漠然不甚經意今日有先見固宜也

馬正卿守節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遂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

李與權節士

李秀才字與權居太學八年未嘗謁一日告爲祭酒所知趙公材求士於祭酒祭酒薦之遂爲公材客可謂節士可喜可喜

馬夢得窮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卽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

黎子明父子

黎子明之子爲繼母所讒出數月其父年高子幼不給於耕夫婦父子皆有悔意而不能自還予爲買羊沽酒送歸其家爲父子如初庶幾頴谷封人之意

唐允從論青苗

儋耳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唐氏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荅曰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冗矣元符三年二月子雲過余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政謂允從輩耶

黎椽子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爲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爲黎椽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木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已爲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可復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本秀二僧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三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寃今吾聞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泔泔都邑安有而不辭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朱照僧

朱氏子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皆願出家禮僧守素守素參寥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予赤壁二賦鏘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冠東南此參寥法孫東坡門僧也

鍾守素

參寥行者鍾守素事參寥有年未嘗見過失僕常默察其所爲似有意於慕高遠者參寥言秦太虛有意爲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買祠部牒令得出家此亦善緣僕旣隨喜然參寥不善干人

故書此以付守素

妙摠 以下書贈惠誠

妙摠師參寥子與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知獨其詩文所不知者蓋多於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

維琳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

則大定矣

圓照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

秀州長老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人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楚明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

之日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仲殊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辭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  
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守欽

惠州定惠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  
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超絕語有璨忍之通而  
無島可之寒予往來三吳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思義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綜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  
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辯鋒起夷僧莫能測  
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聞復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雄逸變態放而不流其爲  
人稱其詩

可久清順

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閣梨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  
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

否

法穎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於寺穎坐一夫肩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惠誠

予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誠來謂曰明日當還潮東門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投惠誠使歸見之致余意且爲道余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書贈榮師

贈監大師顯榮行解俱高得數日相從殊慰所懷

記卓契順答問

蘇臺定慧院靜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涉嶺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什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擔勢緩步而去

僧自欺

僧謂酒般若湯謂魚水櫻花謂鷄攢籬菜竟無所益但自欺而已  
世常笑之然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俗士自  
患食肉欲結十齋社長老聞之欣然曰老僧願與一名

記焦山長老荅問

東坡居士醉後單衫遊招隱既醒着衫而歸問大衆云適來醉漢  
向甚處去衆無荅明日舉以問焦山焦山叉手而立

記參寥龍丘荅問

慈湖程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布懸如風中雪如羣  
鶴舞參寥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  
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曰待汝一口吸盡此水卽令汝作  
龍丘子無對

記石塔長老荅問

石塔來別居士居士云經過草草不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箇是博  
浮圖邪居士云有縫塔云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坡首肯之元豐  
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記南華長老荅問

居士着衲衣因見客着公服次謂南華曰裏面着衲衣外面着公  
服大似厄良爲賤華曰外護也少得居士曰言中有響華曰靈山

囑付不得忘却

書別姜君

元符已卯閏九月瓊守姜君來僭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一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書別子開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頽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爲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爲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

從公飲也

夢韓魏公

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魏公跨鶴來日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比歸中原當不久也

記神清洞事

以下俱異事

曹煥遊嵩山中途遇道士盤礴石上揖曰汝非蘇轍之壻曹煥乎顧其侶曰何人曰老劉道士寓此未嘗與人語道士曰蘇軾歐陽永叔門人也汝以永叔爲何等人煥曰文章忠義爲天下第一道士曰汝所知者如是而已我永叔同年也此袍得之永叔蓋嘗傲



而不補未嘗垢而洗也近得書甚安汝豈不知神清洞乎汝與我以某年某月某日同集某處我當以某年月日化於石上復坐不復語煥亦行入山果如期化於石上

空冢小兒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唯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

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求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靈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蟇也法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

在張與予言蓋嘉祐六年

太白山神

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要會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

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卽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  
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  
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二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  
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  
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華陰老嫗

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叅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  
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牌堠云毛女峰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髻如  
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迹與  
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畱連與語有  
數百錢掛鞍盡以予之旣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  
見是歲孫第二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猪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  
於此化爲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爲母而  
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  
魚時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之意余誕也  
余亦不平其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魚當復見已而

魚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舊爲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鬚而負琴邀至室文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叻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 池魚自達

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磚甃四周皆有屋舍環達方丈間凡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 費孝先卦影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床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床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

東坡集卷之二十九  
三  
自託於孝先真偽特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 幸思順服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酤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喜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掠於蘄黃間群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耶官人識其意卽給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嘆曰吾儕何爲劫幸老所親哉歛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 王平甫夢靈芝宮

王平甫熙寧癸丑歲直宿崇文館夢有人邀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簫鼓吹之伎甚衆題其宮曰靈芝宮邀平甫欲與之俱往有人在宮側隔水止之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鍾鳴平甫頗自負爲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鍾來夢覺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哭訖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信然乎當以兆我是夕莫莫若有聲音接於人者其家復卜以錢卜之曰往靈芝宮其果然乎卜曰然昔有人至海上蓬萊見樓臺中有待樂天之室樂天自爲詩以識其事與平甫之夢寔相似蓋二人者

皆天才逸發則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物理皆有之而不可窮也  
其家哭請書其事故爲之書以慰其思

### 廣利王召

余嘗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廣利王請謁時予被褐草履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雷聲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也其下驪珠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珊瑚琥珀不知幾多也廣利佩劔冠服而出從一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煩邀命有頃東華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鮫綃文餘命余題詩余賦曰天地雖虛廓惟海爲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

號光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雲快靈旗搖虹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迎看咸稱妙獨旁一冠簪者謂之鼈相公進言客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余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厮壞

### 記授真一酒法

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叩門時已三鼓月色如霜有衣枕椰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者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各飲數杯擊節高歌合江樓下風振水涌大魚皆出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書旣別恍然

夢彌勒殿

僕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湖上有大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辯才海月皆在相見驚喜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忘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應夢羅漢

僕往岐亭宿於團風夢一僧敗面流血若有所訴明日至岐亭以語陳慥季常皆莫曉其故僕與慥入山中道左有廟中神像之側有古塑阿羅漢一軀儀狀甚偉而面目爲人所壞僕尚未覺而慥忽語曰此豈夢中得乎乃載以歸使僧繼蓮命工完新遂寘之安國院左龍右虎蓋第五尊者也

仙姑問荅

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爲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名媚字麗卿父爲厲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志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取妾爲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見此事奏之上帝上帝勅送冥司理

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  
又問名甚三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著其名又問刺史後爲甚官  
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伏侍人姑云則天時又問上天旣爲三  
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爲下等三姑因以啟謝云  
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寰宇身之品秩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  
不能留連皇王懷念而未嘗引拔暫居小郡寔屈大賢如賤妾者  
主之愛而其憎事之臨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有影之門賴  
上天之宥情使微軀之獲保何期有辱朝從下降寒門罪宜干誅  
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大恩又問云某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  
姓可否三姑戲贈一絕云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  
待修成雲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一庄不知如何三  
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庄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  
處下脚再贈一絕云蜀國先生道路長不曾插手細思量枯魚尚  
有神仙去自是凡心未滅亡又謝臘茶詩云陸羽茶經一品香當  
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嘗又謝張承議  
惠香云南方寶木出各香百利修來人供堂賤妾因知難負荷爲  
君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云贈君一術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  
隱賄隱財終是妄謾天謾地更關情花藏芳藥春風密龍臥深潭

霹靂驚莫向人前誇巧佞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主奉職云平生  
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爲君分野思余自此有前  
期又爲琴歌云七絃品弄仙人有晉待世人輕插手一聲欲斷萬  
里雲山林鬼魅東西走況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鴈柱  
何須誇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後無人知君侯手下分巧  
竒月明來伴青松陰露齒笑彈風生衣山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  
陰懼傷擊一曲未終風入松玉女驚飛來住側勸君休盡指下功  
引起相思千萬滴

王翊救鹿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歐傷  
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  
已中幾瘡翊發悟以數千錢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  
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  
在木抄廼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  
得雄黃一塊如桃人廼嚼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葷肉齋居一食  
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黃鄂之風

近聞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



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叔守鄂州廼以書遺之俾立賞  
罰以變此風黃之士古耕道雖樵魯無它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  
使率黃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  
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蓮書其出入訪問里田野有貧甚不舉  
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閑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  
當出十千

### 陳昱再生

今年三月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初見壁有孔有人自  
孔擲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

汝使我先見吏在傍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  
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  
下者或爲烏鵲所啣姊曰此補網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  
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  
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  
人也乃問下吏追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  
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  
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  
周往卽蘇周果死

徐問真從歐公游

道人徐問真言濰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良有神驗歐陽文忠公爲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云聞公致仕復來汝南公留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爲之主公嘗有足病狀少異莫能喻問真教公吸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友罪我與公卿游我不敢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周俟之間真出雇村童使持藥笥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問真於髮中出一瓢如棗大再三覆之掌中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子良酒也自爾不知其存亡童子竟發狂亦莫知所終過汝陰見公具言如此其後予貶黃州而黃岡縣令周孝孫暴得重腿病某以問真口訣授之七日而愈元祐六年二十日與叔弼父季默父夜坐話其事有甚異者不欲書之

道士鍛鉄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醜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費用匱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皆爲銀乃去後數十年道士復見此人

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騾此人腰插一鞭從其後道士遙望  
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不見  
金剛經報  
蔣仲父聞之於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鑛至深處聞有人誦  
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鑛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記年平  
生誦金剛經嘗以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心則若有人自腋下以餅  
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守一若飢則一與之糧渴一與之漿此  
人於經中豈得所謂一者乎

師續夢經

宣德卽廣陵郡王院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翁喪其母呂夫  
人之十四日號擗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金光明經且言世所  
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爲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  
德翁欲訪此本而不可得若寢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續假寐其側  
忽驚覺曰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糟薑者云有此經夢中間曰  
非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此始非夢也德翁大驚卽使續以夢求之  
而獲覩鬻糟薑者之狀則夢中所見也德翁舟行扶柩歸葬於蜀  
某方貶嶺外偶弔德翁楚泗間乃爲記之紹聖元年同郡蘇某記

廣州女仙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笠釣青茫茫  
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  
真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  
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  
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入  
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  
夫遊其必有以致之也歟

鬼附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  
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非也意有其鬼能爲是耶昔人  
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  
聞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忽聞空中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  
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廼反以爲  
鬼也

石普嗜殺

石普好殺人以殺爲娛未嘗知慙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  
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旣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久之  
普病見奴爲祟自以爲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作普亦愈

陳太初尸解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爲郡小吏其後予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有得道者曰陳太初問其詳則吾與同學者也前年惟忠又見予於惠州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於戟門下遂寂師道使卒昇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且昇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

橋下跌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煙焰上眇眇焉有一陳道人也

黃僕射得道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瑱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宮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家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事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遂投筆徑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似影堂老人也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僧伽同行

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云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有何國予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且弔予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謂所往蒼云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予以謂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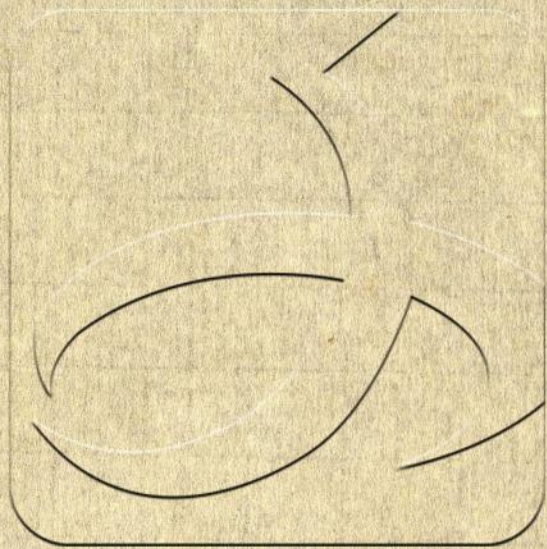
壽禪師放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爲放生之用事發坐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卽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迺捨之遂出家得法眼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迺現市曹以度學出生死法得向死地上走一遭抵三十年修行吾竄逐海上去此地稍近當此證阿羅漢果

處子再生

戊寅十月予在儋耳聞城西民處子病死兩日復生予與進士何旻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簾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言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

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僮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媪身皆黃毛如驢  
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僮僧之室也因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  
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殮及  
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鉢入門者繫者皆爭  
取其鉢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毘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  
送還送者以手擘墻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便登之送者以手推  
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者邪書之以為世戒



70025388

